青葱歲月

翠袖乾坤　文潔華

中大新生跳樓喪生，朋友剛從追思會回來，一臉惋惜。沒有人知道自殺的原委，也不認為應該追究甚麼責任。再次，人的心思意念是一個謎，人的意志決定常常是非邏輯的和跳躍的，「一念三千」。

不敢想像認為凡事沒有意義是一種怎樣的心理狀態。回顧我們的青少年時代，能順利的度過了便捏一把汗。少年十五二十時，做盡了各樣無益的事；包括吃吉列豬扒，談通宵電話，玩物喪志，流連終日不歸家，不體貼家中前輩的心意，放縱情緒，動不動說生命中沒有愛沒有意義，又同時辜負大量的愛，當個徹頭徹尾的狠心者……

荷爾蒙蠢動，跟孤獨感成正比。諺語說孤獨是一個陷阱，令豺狼虎視眈眈；又說聯群的喜鵲比孤單的老虎更有力量。寂寞容易醞生罪惡，但少年強說愁。人們惋惜是因為自由自在的生命才剛茁壯，許多空頁仍待賦彩，遊歷仍待開展……短促的人生帶來荒謬感覺，因為改寫本是容易的。

同事慨嘆自己十四歲的兒子變身作宅男。小時候逗人寵愛的可人兒，如今每天回家困在房間裡打機度日；父親竟然視之為一份「天譴」，嘆這種事發生在自己身上。他憂慮兒子自閉的狀態會持續下去，荒廢了青春，但奇妙的變化常見。一位獲學術成就獎的女教授憶述自己蒙昧的童年：父親酗酒，母親改嫁，生活漆黑一片；發育中的她只懂自慚形穢。後來她被放逐到海外寄宿，奇異得就像種子落在適當的土壤裡得予快速成長，頭腦亦開竅起來；二十歲後她開展了明朗的人生新頁。

堵塞的路仍會暢通，季節裡總見青葱。

拉斐名酒落籍中國

古今談　范舉

最近，股票和債券都出現了負增長的情況，甚麼投資對象可以保值？不少人選擇法國的葡萄酒，並購買酒花，利潤達到百分之十五。不過，這種投資也是高風險。因為氣候急劇地變暖，法國葡萄酒的質量已經明顯下降，主要是沒有香味。

二〇〇九年哥本哈根氣候峰會期間，美國《時代》雜誌開出了一份令全球震驚的受氣候變暖影響的「十大世界地區特產瀕危排行榜」，其中法國葡萄酒高居第二。此外，西班牙、意大利、美國、澳大利亞等主要葡萄酒生產國都發出了「氣候紅色警報」，時有變賣葡萄園的消息傳出。喝葡萄酒的人，非常重視果香，現在，法國的葡萄園成熟早了，大約比正常的年份提早了十天到十二天成熟，生長期亂了，葡萄的香味也受到影響，換句話說，大量的葡萄園將要向北移徙，才能保持原來的生長期，保持葡萄酒的香味。法國人是釀酒的大行家，趁現在有好價錢，高價出售波爾多葡萄園，不少中國人上了大當，高價位接貨。反而法國人把他們的技術和葡萄品種，帶到了中國的新疆、內蒙古、山西、山東、河北，開展葡萄酒的種植。第一是地價便宜，第二是勞工便宜，利潤更多。法國人相當聰明，只售出葡萄園，不售技術、不售品牌。將來，他們仍然賺大錢。買了法國葡萄園的，十年之後，所生產的葡萄酒沒有香味，落於下乘，價格也會下跌，至於法國酒花，將來甚麼二零一二、二零一七、二零二零的年份，都是氣候相當溫暖的年份，能賣幾多錢？正因如此，二零零五年以前氣候良好的年份的拉斐空酒瓶大大升值，能賣到二千至三千元一個。甚麼道理？就是或其他的法國酒注入這些舊瓶裡面，將來的酒質和香味都比以後的年份更加好。

中外葡萄酒市場大戰帷幕拉開。然而，偽洋品牌也在中國登場，坑害消費者。以在中國受到熱捧的法國拉斐為例，價格一般在數百元一瓶，賣到中國還要加百分之五十的高關稅。拉斐酒莊每年產量約二十五萬瓶左右，全球百分之九十的拉斐都在中國銷售。然而，在中國市場出現的拉斐數量卻遠超這個數目，正牌、副牌真假難辨，甚至有的拉斐空酒瓶暢銷中國，目前在中國所謂「波爾多名莊酒」的年消費量，已是波爾多年總產量的三倍。這些葡萄酒，其實是在中國出產的。只要掌握法國的釀酒技術，就可以以假亂真。

從泡茶館到跑警報

琴台客聚　葉輝

近月給創作班編講義，重讀《蒲橋集》，對書中的文章還是很有感覺。汪曾祺一九三九年從上海經香港、越南到昆明，考上了第一志願西南聯大中國文學系。他說填投考志願時有點恍恍惚惚，但是「沈從文」對他很有吸引力。喜歡《泡茶館》，汪曾祺說「泡茶館」乃聯大學生特有的語言，昆明人只說「坐茶館」，北京的學生把北京的「泡」字帶到昆明——「到茶館裡去，首先是坐，其次才是喝茶（雲南叫「吃茶」）。不過聯大的學生在茶館裡坐的時間往往比本地人長，長得多，故謂之『泡』。」

他寫了不下十家茶館，有比較雅致的，也有比較市井的，有地道的，也有外來人開的，由茶館寫到許多有趣的小故事。汪曾祺說泡茶館對聯大學生的影響有三點：第一，可以養活浩然之氣，學生在污濁混亂的時代裡鄙視庸俗，保持綠意蔥蘢的幽默感，用來對付惡濁和窮困；第二，學生上茶館除了瞎聊，大部分時間都是用來讀書，不少人的論文都是在茶館寫的，研究聯大校史，不能不了解聯大附近的茶館；第三，泡茶館可以接觸社會，他對各種各樣的人和生活都感興趣，都想了解了解，跟泡茶館有一定的關係。

他在昆明生活了七年，《蒲橋集》記下斯時的所見所聞，所思所感，都很有意思，其中一篇叫做《跑警報》，他寫道：「我剛到昆明的頭兩年，三九、四零年，三天兩頭有警報。有時每天都有，甚至一天有兩次。」警報跑得那麼頻密，漸漸便跑出了許多故事。

其中一則是這樣的：西南聯大有一個同學原系航校，因為反應遲鈍，被淘汰下來，讀了哲學心理系，可對航空舊情不忘，曾參與學術報告，題曰《防空常識》，防空洞裡有人用碎石或瓷片綴成對聯，其中一副說：「人生幾何，戀愛三角」；又有一副說：「見機而作，入土為安」，都很絕。跑警報也跑出了一些愛情故事，在汪曾祺筆下，那景象好像還不算太狼狽太兇險，倒是一種生活情趣了。他說那是一種「儒道互補」的精神，真髓即「不在乎」，不在乎，所以永遠遠征不服云云。

汪曾祺的老師沈從文在《懷昆明》中說：「因為戰爭，寄寓雲南不知不覺就過了九年。」他說初到昆明時，住處乃蔡松坡住過的一所小房子：「斑駁陸離的瓷磚上，有宣統二年建造字樣……樓梯已黴腐不堪，走動時便軋軋作聲，如打量向每個登樓者有所申訴。」文末卻寫道：「……還有多少好事待做，西南一隅明日傳給國人的消息，也自然會化災難為祥和……」

張充和在《三姐夫沈二哥》也提到在昆明跑警報，說金岳霖養了一隻大公雞，別人聽到警報都出城疏散，金氏倒進城來抱大公雞。這故事跟汪曾祺筆下的另一版本同樣有趣：研究印度哲學的金先生每次跑警報總是提了一隻很小的手提箱，裡面不是別的東西，是女朋友寫給他的情信。

也想起沈從文的《白魘》，他有時乾脆不跑警報：「忽然耳邊發動機聲音重濁起來，抬起頭時，便可從明亮藍空間，看見一個銀白放光點子，慢慢的變成了一個小小銀白十字架。再過不久……有一片飛機翅膀的陰影掠過，陽光消失了。面前那個種有油菜的田圃，也暫時失去了原有的嫩綠。待陽光重新照臨到紙上時，在那上面，我寫了兩個字，『白魘』。」文章有如抒情詩，處變不驚，倒依稀有點汪曾祺所說的不在乎。

東方不亮 西方亮

百家廊　王大慶

近日瀏覽某網站，看到一篇中國剩女成外國男人最愛的報道，說的是不少外國人紛紛搶灘中國，爭相和剩女約會。聯想到身邊兩個大齡剩女苦苦尋覓中國男孩無果，最後與外國人牽手相愛的事例，真讓人感嘆「東方不亮西方亮」。

同事老華的女兒在上海工商部門工作，公務員編制，年收入在6位數，名牌大學碩士研究生學歷，生了這種優秀女兒頂讓人羨慕的，婚姻自然不要外人操心。可老華每遇到我總央求我為他女兒留心哪裡有合適的男孩。我說你女兒長相又不賴，條件這麼好，怎麼會沒有男孩追求？老華說他女兒在大學時也談過，後來由於考研就和那男孩分手了。研究生畢業後又忙着考公務員，考了兩年才總算考上心儀的上海公務員。工作穩定下來，這才想到要把自己嫁出去，可周圍哪有這麼合適的男孩。也有人介紹過，可老華女兒一聽條件和自己的要求差遠了，連見個面也不願意。就這樣一晃到了31歲了還是單身貴族。我問他女兒要找什麼樣的男孩，老華說相等相配就行。按理說這種要求不為過分，可現實生活中還真不好找。因為30多歲的未婚男孩本身就不多，還要各方面條件相當，確實有難度。有一次，我聽說遠親家有一個男孩長相不錯，29歲，在上海一家民企工作，學歷是本科，便試着徵求老華及他女兒的意見，老華表示也能相處，畢竟條件不是絕對的，只要人好就行。老華女兒雖然覺得有些委屈，但想想找對象的艱辛，也就默認了。可讓人想不到的是剛見了兩次面後，男孩就傳話過來說他不想談了。怪了，人家女兒條件比你好沒有嫌你，你反過來卻回人家了。後來從男孩的家人得知，是男孩覺得沒信心，自己有些配不上女孩，怕婚姻不能美滿，於是主動告退。在中國，男孩都有一種大男人情結，就是寧可找學歷、工作比自己差的小女人，也不願依附各方面條件比自己優越的大女人。

■ 剩女們苦苦尋覓意中人。 網上圖片

無獨有偶，朋友老陳的女兒在深圳一家部隊醫院工作，博士生，工資就不要說了，說出來讓你眼饞的。這麼一個優秀白領，34歲了還沒有婚嫁。這成了老陳夫婦的一塊心病，每當談起他女兒，老陳總是唉聲歎氣。老陳女兒是塊學習的料，從小學到中學成績一直名列前茅。上大學後仍一味鑽研學問，考證、考研、考博，除了學習外，很少參加社會活動，更無暇交男朋友。她認為自身條件好，根本不理會擇偶的事。參加工作後，這才定下心來準備成家。可周圍哪有條件基本相當的男孩？過去的男女同學早就成家做爸爸媽媽了，只有她仍孤獨地在婚姻大門外徘徊。父母也曾勸她不要在婚姻上求全責備，降低條件找個人把自己嫁出去算了。因為中國人的傳統婚姻觀是「男大當婚，女大當嫁」，如果一個男孩過了30歲，一個女孩過了28歲還未當婚當嫁，不僅會引起社會輿論，更會引起父母寢食不安。當事者也會感到方方面面的壓力。然老陳女兒有自己的想法，她對父母說，自己求上進延誤了談對象不是過錯，為了迎合傳統婚姻觀，就不論條件隨便找個男人把自己嫁了是對婚姻不負責任，更沒有什麼愛情可言。興趣相投條件相當才是婚姻長久的基石。現實婚姻中那麼多的離婚案多半就是因為過分相信一見鍾情，不唯志趣和條件只唯眼緣造成的。自己寧可一世單身也不找不理想的男人。想想女兒說的話也有道理，老陳夫婦也不過多地埋怨女兒，只是盼望着女兒的另一半早日到來。

最近，上述兩個大齡剩女相繼傳來喜訊，久盼的另一半終於出現了，都是外籍男士。老華的女兒是在交友網上與一個意大利小伙認識的，這個意大利小伙比老華女兒小3歲，條件比老華女兒好，起初老華女兒還有年齡顧忌，可意大利小伙根本不在意，說年齡不是問題，在他們國家，女孩比男孩大的多的是，他直言喜歡成熟的女孩，相比年齡和相貌，見識和閱歷顯得更重要。問他為什麼喜歡中國女性，他說中國女孩本質上要傳統一些，有一種從一而終的思想，讓太開放的意大利男人有一種安全的感覺，不會輕易離婚，也不會像他們國家女人那樣總是「氣勢洶洶的」和男人爭平等爭財產，能娶到中國老婆是件十分自豪的事情。

而老陳女兒則是在相親節目中被一個美國男孩帶走的，讓老陳女兒激動的是這個美國男孩是看了她相關資料後直奔她而來的。為什麼現場那麼多比她年輕美麗的女生他不選而偏偏相中老華女兒呢？牽手後的簡短採訪讓這個美國男孩道出了實情：「她素質不錯，條件也很OK，高學歷、高收入、高智商，有經歷有閱歷，這種女人中的精品到哪裡去找？我很幸運能找到如此有魅力的中國女孩。」

■ 寂寞女人心。 網上圖片

事實上，剩女一詞是中國人的獨創，在國外沒有此說。在西方發達國家，各個年齡段的男男女女都有很多未婚的，甚至好些人50、60歲還從來沒有結過婚，但是大齡未嫁的女性並沒有帶來社會的高度輿論，很少有人在她們背後說閒言碎語，父母也希望他們能安頓下來，但沒有我們中國父母着急。周圍的人也不為她們擔心，更不會覺得她們是不是有什麼問題。好些人到老沒有找到中意的人，她們就選擇獨身。其深刻緣由是來自其文化和不同的婚戀觀。

中國的剩女完全沒有必要悲觀，而是要保持自己的自信，除了不放過任何一個擇偶機會，與本民族的男孩多多接觸外，還有眾多的世界各族男人可供選擇，廣闊天地，任剩女翱翔，東方不亮西方亮，用句老話：只有剩飯剩粥，沒有剩兒剩女。

與天比高

一網打盡　楊振耀

廣州塔上全球首個橫向「摩天輪」，已經正式投入運作。所謂橫向「摩天輪」並非豎立環形設計，而是路軌建於廣州塔四百五十至四百五十四米處外環，由十六個透明球艙組成的有軌觀光小卡車。每艙最多可載六人，運轉一圈需時二十分鐘。安坐在透明的球艙內，能三百六十度俯瞰廣州全貌。雖說速度不高但因為車艙凌空，對一般人來說還是蠻刺激的。

真要講到尋求刺激，最為人所津津樂道的類同設計，要數零六年退役並已拆卸，原位於拉斯維加斯Stratosphere Tower上面的過山車。那組過山車環繞建築物三次需時約兩分鐘，路軌高低坡幅不大，最高時速只有三十五英里，以過山車的刺激度來說亦只能說是一般。它之所以成功吸引遊客，在於過山車是建築在該塔的接近頂部位置的外環，乘客登車要先坐電梯到該塔的一〇八層。推開玻璃門就是登上這組離地超過三百米高過山車的登車平台。雖說所處位置的高度比橫向「摩天輪」要矮，但過山車沒有外罩，論驚心動魄程度該有過之而無不及。

香港是世界有名的三大夜之都，競向高天發展讓市民及遊客可以多角度欣賞維港兩岸的日夜景色，自然少不得ICC的Sky100，不過怎說都好，後者也是比較傳統的，自室內往外望的觀光平台設計，總是欠了如廣州塔橫向「摩天輪」及拉斯維加斯Stratosphere Tower過山車的點點噱頭。上周傳出有英資公司希望以短期租約方式，在中環第九及第十號碼頭附近興建一座約六十米高的巨型摩天輪，以吸引遊客出發這意念敢情是好。聞說中西區區議會將為此展開討論，不過因為另有建議不如選址西九，以今天香港的議事態度與效率，要有座摩天輪相信還會「有排頂」。

Pearl Jam 20年

記憶後書　鄭政恆

當我開始聽歐西流行歌的時候，Grunge Rock已江河日下，搖滾樂的中心由西雅圖回到英倫。大家都知道Nirvana主音Kurt Cobain自殺和Britpop興起令音樂版圖的形勢大變。而我就是聽Britpop長大的。

Grunge Rock的「大上大落」和抑鬱憤慨仍然是令人沉迷的。除了Nirvana，其實我更喜歡Acoustic元素較多的Alice in Chains，Pearl Jam和Soundgarden是再其次的選擇。也許我聽得不多，是理解不夠的結果。Cameron Crowe拍攝的紀錄片Pearl Jam Twenty（二十號晚上在兩間UA戲院放映），讓我們更了解這隊前後維繫二十年的西雅圖樂隊整個音樂和心路的歷程。

Cameron Crowe當然熟知當年西雅圖的整個音樂形勢，但他似乎預算觀眾已有一定的認知，二話不說就進入正題，由Mother Love Bone主音Andrew Wood的去世開始說起，當然之後就說到樂隊成員如何認識、加入至組成Pearl Jam等等。至此我們知道這部紀錄片是一本影像的紀念冊，不是分析性的，而是很親切的、個人的經歷紀錄。我們也當然知道Pearl Jam有社會性的一面，例如對ticketmaster壟斷的抗議和反對小布殊等等，影片都有觸及，但並不張揚，音樂人與社會議題的關係是很自然的，在外國一直如此，只有華人樂壇才會以保持形象為藉口三緘其口。

Pearl Jam主音Eddie Vedder與Kurt Cobain的交往在紀錄片都有提及，二人之間似乎也頗欣賞對方，惺惺相惜。影片也有Soundgarden主音Chris Cornell的訪問，而更厲害的是Soundgarden散夥後，鼓手Matt Cameron轉投Pearl Jam，兩星期內快速學習八十首歌，此事在紀錄片中也有陳述。

看完Pearl Jam Twenty，我真想多聽這隊樂隊的歌曲，至少不再停留於只聽Alive等幾首著名歌曲的層次。從影片中，我們又看到樂隊二十年的軌跡，特別是Eddie Vedder現在不會像從前跳來跳去，反倒有一份成熟的凝練，他的歌聲慢慢改變，火氣也變得深沉。這些可能就是時間的聲音了。

素人素歌

杜亦有道　阿杜

林超榮、陶傑、韋然、劉天賜等多位文友相約一敘，於上周四在中環域多利皇后街之麗士意大利餐廳，來一晚悶熱夏日夜之「吹水大食江湖雅集」，江湖好友相約欣然應約，原來俊男美女擠擠一堂（並非濟濟），又有曾一面之緣之青春美少女「愛花歐」EVELYN AU在座中，此不施脂粉、風姿典雅之素妝美女曾在欣賞鄧麗君名曲音樂會上相識，她介紹原來此晚是「周四之敘」，此餐廳九月十五日起聘「愛花歐」作一晚素人清唱，初定駐唱兩小時起，歡迎各方賓客賞酒晚食自由入座聽歌，以後每周四有素人歌手主唱及電台表演家棟篤笑等清裝樸素獻藝，希為把中區蘭桂坊文化牽延到中上環來。

因緣巧合再見「愛花歐」即思及故友鄧麗君。七十年代初鄧麗君初到日本打天下便是從這些素人歌唱餐廳每晚表演受訓而登上殿堂的。六七十年代日本歌壇風華正盛，成亞洲最高堂奧，台韓星馬等眾多歌手都湧往日本求深造打出路。鄧麗君最初完全不懂日語，牽了阿杜這略懂日語者做「盲公竹」，她報到與渡邊公司簽約後安排原宿大廈宿舍住下來，我們才知那時日本各音樂公司有一訓練歌手聯營方式，便是由同城市幾家大音樂公司合資開一些音樂咖啡廳，統稱為POP。

城市各旺區各有一家只駐一隊即場樂隊，由各家公司之新人每晚輪流出唱，不設揚聲器，每晚訓練新曲素唱。各方客人入場欣賞新人，一個月每人唱足卅晚，就是這些素人歌座替日本操練出一批批高水準歌手。鄧麗君、歐陽菲菲等也是如此「一晚走四、五間POP」操練出來。這次中環麗士餐廳特別安排九、十月後之「周四素唱夜」也是循此路線而來，「愛花歐」區藹盈說可能自彈結他伴奏，算是真正之素人獻素聲了，阿杜與陶傑齊握手為賀，祝她成功。

吾等謂，若此素人素聲唱素餐廳之嘗試成功，看來會後有來者掀起風氣，盛行之下香港歌壇水準有所提高，曲壇再見興旺也大有可能也。